

小鎮活過來

— 紐西蘭納皮爾的地震重建經驗

特別報導



1931年紐西蘭納皮爾發生七點九級大地震，當時城市中心的鳥瞰。（圖片提供／霍克灣博物館）

專題報導

小鎮活過來

文／編輯部

— 紐西蘭納皮爾的地震重建經驗

閱讀一個地震重建成功的經驗很重要，九二一之後我們不斷聽到許多人談日本的阪神經驗，但是阪神這樣的大城市對埔里這樣的小鎮來說太大了，偶然間透過文建會與雜誌的報導，我們找到了這樣一個躺在報導邊緣的小鎮，七點九級的大地震毀了紐西蘭北島東岸的這個小鎮，一開始我們還在猶豫，發生在一九三一年的地震，天呀！七十年前，會不會太久了？在我們閱讀完相關資料後，我們驚訝的發現七十年前的紐西蘭的地震經驗竟然如此完備而迅速，這令我們不知是喜亦或是憂，一切聯絡就緒，踏上採訪的旅途，十天的納皮爾經驗讓我們真正看到一個小鎮活過來，從地震重建到今日發展成東岸的觀光勝地，一個和埔里一般大小的小鎮做到了，她不是像阪神一樣的大都市，他們和我們一樣有貸款的問題、人們初期充滿失望，猶記得納皮爾從市長、建築師到民間團體不斷的告訴我們，要有「願景」(Vision)，就是那一點點希望，讓小鎮活了過來……。

I NEVER UNDERSTOOD HOW MAN COULD DARE
TO WATCH A CITY SHAKEN TO THE GROUND,
TO FEEL THE TREMORS, HEAR THE TRAGIC SOUND
OF HOUSES TWISTING, CRASHING EVERYWHERE,
AND NOT BE CONQUERED BY A SICK DESPAIR.
ALTHOUGH HIS BUILDINGS CRUMBLE TO A MOUND
OF WORTHLESS RUINS, MAN HAS ALWAYS FOUND
THE URGE TO BUILD A STRONGER CITY THERE.
WITHIN MY SOUL I MADE MY TOWERS HIGH.
THEY LIE IN RUINS, YET I HAVE BEGUN
TO BUILD AGAIN, NOW PLANNING TO RESTORE
WHAT LIFE HAS SHAKEN TO THE EARTH; AND I,
IN FAITH SHALL BUILD MY TOWERS TOWARD THE SUN
A STRONGER CITY THAN WAS THERE BEFORE.

在納皮爾地震紀念廊道上，放著一首來自舊金山地震後用來鼓舞當地人的詩，這是舊金山人送給納皮爾的，納皮爾希望再把它送給台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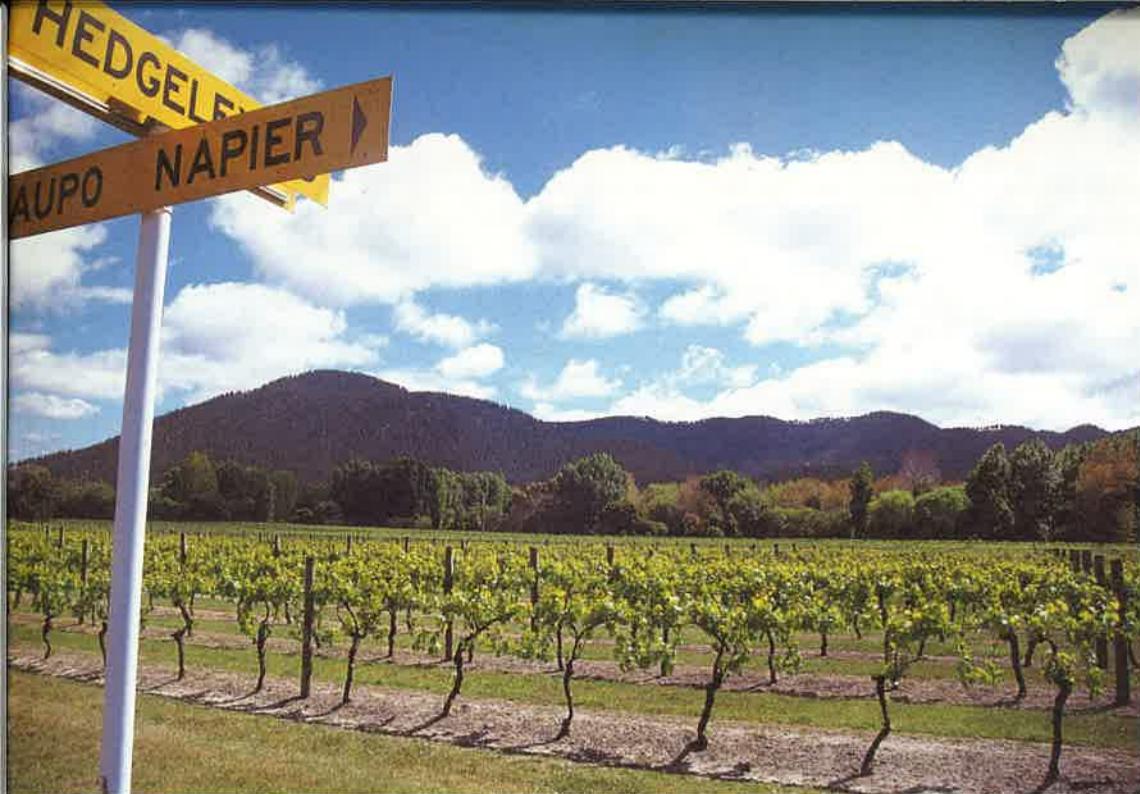
我從不瞭解為何人們膽敢 看 一個城市被夷為平地，
感受震撼，各地柔腸寸斷，
而不被 無助的絕望打敗

儘管建築物以成土堆 而平白摧毀，人們一直努力
急迫要建立一個更堅強的城市在原地。
在我的靈魂裡卻已高高建了塔

重建，計劃要保存 生命震落土的面貌；我卻
憑信仰 對 日 建自己的塔，
一座比以往都要堅強的城市。

（詩中文翻譯 / 奎國璣）

NAPIER



往納皮爾的國道兩旁有許多霍克灣地區重要的產業——葡萄園。(攝影 / 黃建龍)

進到納皮爾

車行過綿延的丘陵地，看不到盡頭的草原、綿羊、乳牛，這就是紐西蘭了。一個總面積二十六萬六千一百七十一平方公里，人口卻只有三百七十萬人的國家，面積是台灣的七倍大，人口卻只有台灣的七分之一。一八五六年英國宣佈紐西蘭為一自治殖民地，一直到一九四七年紐西蘭宣佈獨立。紐西蘭主要由南北兩島組成，由於位在板塊交界地，地形奇特素來就有「大自然的活地理教室」之稱。包含有峽灣、冰河地形，也有火山、地熱等各種特殊自然景觀，地層活動激烈，和台灣、日本等環太平洋島嶼都是地震頻繁的國家。

納皮爾位於紐西蘭北島東岸的霍克灣(Hawke's Bay)內，與哈斯丁(Hastings)相鄰，納皮爾為一港口城鎮，主要作為港口貨物的進出、管理服務的基地。一九二〇年時人口有一萬六千人，內面有一大片的潟湖，而在納皮爾南邊相鄰二十公里的哈斯丁，擁有肥沃的土地供給農牧業充分的發展條件，兩個城市既競爭又合作，繁榮的光景在一九三一年面臨了極大的轉變。

地動來了！

一九三一年二月三日，人們照常上班工作，那是一個平常的紐西蘭夏天。就在十點四十七分，原本平靜的小鎮，如狂吼一般突然地激烈搖晃，彷彿世界末日來臨，房屋轟地倒塌發出巨響，大地被撕裂，一場七點九級的大地震，幾乎夷平了納皮爾，到處是斷垣殘壁與受傷的民衆。最麻煩的還在之後，發生地震後的幾分鐘，火災馬上緊接而來，由於地震震毀了供水系統，火勢又在許多木製裝潢的助燃下一發不可收拾，搶救的人們將水管接到沙灘以馬達打水，但餘震震落的瓦礫打壞了水管，火勢一再的蔓延。



英國海軍的船艦當時停放在西碼頭現址被納皮爾保留下來作為紀念。(攝影 / 黃建龍)



納皮爾在重建時的臨時商業區——錫鎮。(圖片提供 / 霍克灣博物館)

搶救與撤出、安置、清理到預備重建

地震發生時，英國海軍(HMS) Veronica的船艦正好停在納皮爾的西碼頭(West Quay)，這些有專業組織、紀律的軍人快速地在第一時間內投入搶救的行列，並在通訊完全中斷的狀態下，在地震後七分鐘以摩斯電碼將第一通電報訊息送出。之後在十二點十八分的電報正式請求支援，兩個鐘頭後接獲求助的海軍派遣裝載了醫生、護士、醫療用品及各類物資的支援船艦自奧克蘭出發，次日早上八點半便到達納皮爾。

而納皮爾當地居民立即在地震隔天早上七點半由地方警察局局長宣佈組成「納皮爾市民控制委員會」(Napier Citizens' Control Committee)，委員會分成六個小組：醫藥救助小組、衛生與水小組、道路交通小組、食物分送小組、庇護小組、廢墟與安全小組。透過六個不同的小組，來處理相關的災難搶救的問題。街上商業區的建物大都在地震及大火中損毀，倖存的人因為不斷的餘震而害怕不敢住在屋內，幸虧災難發生的二月是納皮爾的夏天，露宿、住帳棚不會是太大的問題。地震的次日軍方已經在Nelson公園中搭起可以容納二千五百人的帳棚區，另外有近半的居民在地震的當日便開始陸續撤出，他們往南方的城鎮搬遷，因為地震後民生用水、用電的供應都已中斷，居民如果在其他城市有親友可以接應的大多撤出。撤出前可以先住在官方的撤出中心，也就是在Nelson公園的帳棚鎮(tent-town)，水路及陸上的鐵路、汽車都還可以被運用。

留下來的人，可以申請到一些諸如通行證、食物分配證件、房屋居住、使用的許可證等，居住到一些未倒塌的建築內，同時清除工作也展開。由於地方政府在地震後已經失去功能，「納皮爾市民控制委員會」於是肩負起鎮內的安全、公共衛生及整個鎮的管理。二月十七日宣佈商業區內的房舍禁建，但有少部分人反對禁建，在避免影響清運的工作，同時也換取可以理性規劃時間的前提下，仍

1931年地震發生當時Nelson公園的帳棚鎮的狀況。(圖片提供 / 霍克灣博物館)



NAPIER



1931年地震後罹難者埋葬地點的紀念碑。(攝影 / 黃建龍)

舊由市民控制委員會宣佈禁建。另為顧及商業區內的經濟運作，同時在 Clive 廣場起造臨時的商店群——「錫鎮」(Tin Town)，作為商店及辦公室，一直到三月十一日控制委員會解散，由負責與中央溝通及分配預算的「霍克灣地震復原委員會」(類似台灣九二一災後重建委員會)中的兩位委員負責納皮爾市，他們分別具有財經及工程專業的背景，另外地方由財經、法律、建築師、民間團體、民意代表、商業代表、地主、港區的代表、醫護人員、市府都市規劃代表等十三人，成立了「納皮爾重建委員會」。納皮爾重建委員會與霍克灣地震復原委員會中負責納皮爾的兩位委員，主導了整個納皮爾的重建工作，一直到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五日，納皮爾市重新選舉並組成新的市政府。

城市的人工呼吸

納皮爾的重建是在地震後半年開始的，首先登場的是一棟在地震前就設計完成的「市場儲備大樓」，這是一棟政府所有的公共建物，有關單位希望用它成為納皮爾重建的開始。

Guy Natusch一家三代都是建築師，他的父親Rene當時是納皮爾建築師聯合會的主席，回憶起父親當時參與重建的過程，他說到：父親當時覺得這個城市太安靜了，死氣沉沉的，嗅不到一點重建的希望，他希望城市有一點聲音，有一點希望。於是他更改了大樓的施工設計，以舊的鉚釘代替新的焊接技術作為施工的方式，在構工的過程中因為敲打鉚釘而發出巨大的聲響，整座城市迴繞在構工的聲音中，Art Deco 基金會的執行長 Robert 動人的形容這個吵雜的聲音：在荒蕪之中，吵雜的構工聲像是在對納皮爾作人工呼吸……，在偶然與計劃中，納皮爾開始重建。

Art Deco(註一)型式作為重建的選擇，是一個偶然也是計劃。由於地震前納皮爾街屋大多是維多利亞式的建築，建築物上有太多的裝飾物及陽台，地震發生時人們慌張地逃到街上，卻被掉落的裝飾物、陽台擊中造成傷亡。重建過程中，採用新的都市計劃，將原本狹窄的道路拓寬，退縮轉角建



在地震前就設計完成的「市場儲備大樓」，是地震後半年第一棟重建的公有建築，它也成為納皮爾重建的開始。上圖是重建剛完成的時候(圖片提供 / 霍克灣博物館)，下圖是現在的狀況(攝影 / 陳惠民)。



Nelson公園的現況。(攝影 / 陳惠民)



Guy Natusch一家三代都是建築師，他的父親是「市場儲備大樓」設計的更改者。現在他是執業的建築師，作了許多老建築再利用的案例，同時也長期參與紐西蘭國內歷史建築物保存的運動。(攝影 / 陳惠民)

築以加大街角的緩衝區，並將所有的電線管路地下化，建築立面的裝飾物、陽台、招牌都被限制。Art Deco 型式剛好是當時流行的式樣，且沒有這些裝飾物，於是一個全新的納皮爾誕生了。

新的措施，新的城市

紐西蘭政府在大地震發生後半年，透過建築物強制投保地震險成立「國家地震保險基金」，作為日後發生地震的善後基金。建築師 Guy 就向我們表示，他的辦公室就有兩次因為小地震損壞申請修護的紀錄，申請的程序非常簡單，任何投保人都可以申請，只要透過專業者認定損壞的程度，就可以申請該基金的修護賠償。如此一來，所謂房屋安不安全、是否建築在斷層帶上，在強制投保前都會被徹底檢驗。紐西蘭的中央政府做的第二個決定，是在地震後透過對納皮爾地區全面的研究檢測，這其中細緻到連不同建材的耐震力都考慮到，參考了這些實例修改建築物耐震與逃難的相關法規及限制。

納皮爾在這次七點九級大地震中，市區損毀相當慘重。但是重建委員會反而視這次的地震為一個城市的轉機，妥善利用重建的機會。當時損失總估計約為三百五十萬英磅，約合現值新台幣三十二億五千多萬，政府與民間善款共募得了約合新台幣二十三億二千多萬。納皮爾以現有的資源展開重建工作，由於重建的需求，許多來自威靈頓剛畢業或初執業的建築師和一些相關產業的工人及當地人，在這裡加入重建的行列，這造成霍克灣地區的人口在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四年時增加近六千人，且失業率反而降低；官民合作的結果，反而化危機為轉機，讓他們迎接快樂的重建完成。



快樂的出帆與願景

納皮爾市政府的都市規劃師 John 笑著要我們寫下「Vision」的中文，這才要開始進行他的簡報，我們想了一下在白板上寫下「願景」。John 仍然從敲鉚釘的故事說起，這些聲音帶給地方希望，重建的願景在吵雜的構工聲中被慢慢的建構起來。「你們悲觀嗎？」每一個我們採訪的對象都這麼問我們，一開始他們也一樣，但是他們盡力的從民間到官方，具體的告訴大家可以將納皮爾做成什麼樣子，從鉚釘開始，讓民眾失望而深鎖的眉頭漸漸成為微笑，他們做的事情就是這個。John秀出他們現在正在進行的一個西港區的再造計劃，他們設計了一個非常漂亮的網站將計劃秀出，透過不同的途徑，包括：海報、刊物、電視等，將完工後的示意圖公告出來，讓居民對公共工程建立一個共同的願景想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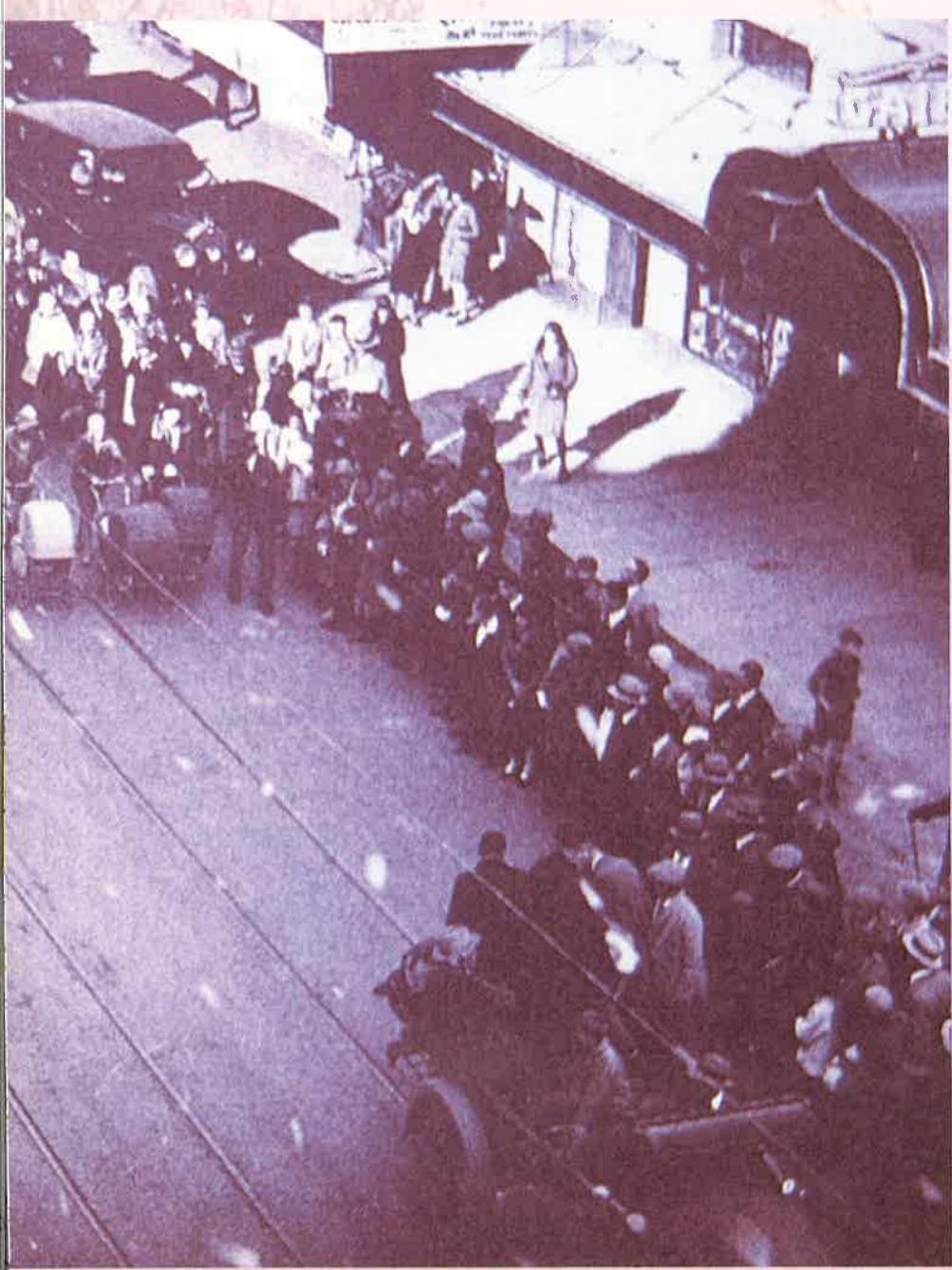
納皮爾是一個海岸城市，海岸邊的陸地是地震後浮出的。（攝影／陳惠民）



納皮爾原本堆置廢棄物的Tutaekarī 河岸，透過處理現在已成為綠地。（攝影／陳惠民）



海岸邊圓頂的T&G Building 和路旁的福克島杉是納皮爾的重要象徵。（攝影／黃建龍）



一九三三年元月底市民舉辦慶祝納皮爾重建再生的嘉年華會，其中活動項目之一「推地
震寶寶嬰兒車大賽」。(圖片提供／霍克灣博物館)

私人住宅的重建部分，當然和我們一樣是困難的。他們透過政府提供僅有百分之三固定利率的貸款，除此之外政府以象徵性的收取一塊錢，贊助災民重建煙囪的經費(由於紐西蘭冬天特別寒冷)，另外有一些廠商將建材以很低的價錢賣給重建的災民，這些措施讓災民有較好的條件可以進行重建。

但最重要的部分，仍是提出一個新的願景。政府在確立納皮爾的都市計劃願景後，從公共設施及建築開始，創造一個環境讓災民相信未來的願景不會是空談，他們在地震後海邊隆起的新生地上堆置廢墟，重建時將該地闢為公園，鋪上草皮，用廢棄的材料蓋音樂台，很快的納皮爾在兩年後大致重建完成，並在一九三三年元月底舉辦慶祝納皮爾重建再生的嘉年華會，快樂的迎接重生。



Robert 是 Art Deco 基金會的執行長，同時也是納皮爾城市行銷的推手。
(攝影 / 黃建龍)

小鎮活過來

就這樣，城市活過來，八〇年代在霍克灣博物館擔任館長，現任 Art Deco 基金會執行長的 Robert，在博物館任內增設地震的展示主題館，並舉辦特展，偶然間他發現納皮爾這些為因應地震而蓋的 Art Deco 建築數量驚人。經過十幾年的努力，Art Deco 成為納皮爾的城市風格，這裡成為紐西蘭的觀光勝地。地震重建的經驗成為他們日後行銷城市的重點，地震對他們居民而言，不再是傷痛，而是重生的開始。每年此時，他們都舉辦 Art Deco Weekend 嘉年華會活動，為歷史作見證，並成為納皮爾每年的特殊節日。

我們從滿是住宅的半山腰下來，遇見幾個小學生在馬路上玩滑板，興起的好奇心讓我們停下來問他們，你們知道納皮爾一九三一年發生的大事嗎？他們的回答不是知不知道，而是一連串地震的前因後果，包括哪些建築被留下來、Art Deco 的出現到如何防災，就連台灣的九二一大地震，學校老師都有談論。這讓我們相信，納皮爾真的努力地讓小鎮活了過來，他們是這樣地看待他們曾有過的傷痛，而我們呢？

七十年了，他們七十年來的經驗，讓我們看見一座城市的甦醒過程，我在想：我們不知道要多久，才能迎接地震後的重生？

(註一)

Art Deco (裝飾藝術) 一辭的由來是 1925 年於法國巴黎舉辦的 “Exposition Internationale des Arts Decoratifs Industriels et Modernes” (現代工業裝飾藝術國際博覽會)，指的是兩次大戰期間，大約是 1920 年代至 1930 年代一種流行風格。此一風格不僅反映在建築設計上，同時也影響了當時美術與應用藝術的設計格調，如傢俱、雕刻、衣服、珠寶與圖案設計等等。Art Deco 則結合了因工業文化所興起的機械美學，以較機械式的、幾何的、純粹裝飾的線條來表現，如扇形輻射狀的太陽光、齒輪或流線型線條、對稱簡潔的幾何構圖等等，並以明亮且對比的顏色來彩繪。

(後記：特別感謝納皮爾 Art Deco Trust 及納皮爾市政府的協助)

海邊的地震紀念廊道，每一根廊柱下都刻有一位捐贈者的名字。(攝影 / 黃建龍)



位於海邊因地震而生成的公園，現在已經成為納皮爾市民平日休閒得好去處，圖為假日早上公園的跳蚤市場。(攝影 / 黃建龍)



醫療重要訊息

我們的孩子開始跳舞

—創傷後壓力症患

圖 / 蔡琨華 文 / 編輯部



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在阪神大地震後寫下《神的孩子都在跳舞》的小說，文中看到災難報導或歷經災難的人們變的脆弱，精神壓力遽增、開始幻想……，這些人到底是怎麼了？

他們也許就是創傷後壓力症患的患者，但什麼是創傷後壓力症患(PTSD)？

這樣的患者在地震之後多了三、四成，埔里基督教醫院震後身心調適門診的劉醫師說到，「創傷後壓力症患」(PDST,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觀念的出現，要追溯到越戰的退伍軍人。因為越戰的發生，軍人們親眼目睹了戰爭的慘狀、同儕的死傷，原本在身心理有潛在性危機的人便容易產生症狀。PTSD的發生，大多是在重大的天災人禍之後，病人整天會有重複經驗、麻木反應及過度警覺，且有可能伴隨著憂鬱、焦慮和認知功能障礙。

九二一大地震發生，許多人面臨喪失親人、家園的噩耗，逃過一劫的人出現無助、害怕、逃避，或者透過電視畫面的重重反覆，讓許多人不斷的在腦海中閃現痛苦回憶。在災後立即出現徵兆的稱為「急性創傷壓力症患」，其中有五成會慢慢發展成三個月以上的(慢性期)或更久的遲發型。根據文獻研究指出，地震過後有百分之三十二到六十的成人會出現PTSD的病症，而兒童則有百分之二十六到九十五。地震初期，有許多孩子堪稱堅強，表現沉著鎮定，這不見得是可喜的正常情緒性反應，有可能伴隨著時間的拉長，轉變成遲發型創傷壓力症患。當然，也不是每一個遭受到災難創傷的人，都會成為創傷壓力症患，一般而言，平時如果較容易緊張、焦慮、急躁及對自我要求較高的人，或者原來就有憂鬱、焦慮的人，在遭受到重大災難後很容易併發創傷後壓力症患。

地震後再加上重建的困難重重、失業、貸款……，許多人越來越焦慮，問題越來越多。一般如果有持續失眠、焦慮、緊張、不安、憂傷、頭痛、反覆惡夢、注意力不集中的症兆，到達影響日常生活的程度，就必須特別注意並就醫。目前，埔里基督教醫院設有「921震後身心調適門診」，在家庭醫學及身心醫學科內。日本在阪神大地震後，也有同樣的經驗。

劉醫師指出；其實我們更擔心的是兒童，由於埔里基督教醫院目前沒有兒童的這部分的門診，而且一般家庭對兒童的這方面的症兆比較容易忽略，家中的孩童如果有容易害怕、易哭、怕黑、驚嚇、作惡夢等，甚至拒絕上學的狀況，家長就要特別留意，一旦覺得有異，應該立即向相關心理衛生單位諮詢。行政院衛生署南投區心理衛生服務中心，在九二一之後特別成立定點醫療服務，埔里地區的兒童醫療服務時間是每週五下午在埔里衛生所，聯絡電話是049-982157。

六一一地震、九二一週年，電視新聞又傳來一堆回顧報導，就診人數明顯的再度增加，認識創傷後壓力症患是重要的，並可避免讓生活的無力感一再地侵蝕每一個人，或者又一再傳出家庭暴力、自殺等不幸的案例。

孩子要遠離惡夢與驚嚇，才能看見陽光，快樂跳舞。我想，不只是我這樣期待，每一個重建區的家庭也都是吧！

行政院衛生署南投區心理衛生服務中心

24小時免費諮詢專線：080095618(救我拉一把)

諮詢專線 049-554891

傳真：049-569039

E-mail：ndmhc@mail.ttpc.tpg.gov.tw

行過九二一週年

系列報導

33



九二一地震：像是問題的窗口，讓台灣地方存在許久的問題一次爆發。（攝影／黃建龍）

九二一地震一年·系列一

社區報推出《行過九二一週年》專題

一年來，台灣發生了許多大事，百年大震九二一發生，之後台灣第一次換執政黨。九二一週年，台灣的媒體使勁地回顧、報導，受災戶抗議的仍然是一些同樣的問題。大家都說重建遙遙無期，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重建到底該怎麼做，各方眾說紛紜。但是我們看到的是，許多快不得的東西太快了，慢不得的卻一直沒做。有關單位顯然還搞不清楚第一線的狀況，以致東出事補洞、西出事補漏；一年下來好像很忙，又不知道到底做了些什麼。

「含淚重建」？斗大的旗幟飄在南投的馬路上，重建的工作不應該是悲情的，九二一地震震出了許多原本就存在的問題。顯然我們的有關當局，還沒有把九二一重建工作當成是一整件事，對於有關單位的事權不統一，重建區的居民早已怨聲載道，說是單一窗口實際卻是多頭馬車，有關當局恐怕還需要更多的創意、加倍的努力，與負責的精神才是。

在一片媒體的廝殺聲中，我們用一個在地的觀點冷靜地看問題，我們知道問題有如山一般的多，但是我們希望理出一些問題的源頭，同時建立一些重建的共同想像。因此，有了《行過九二一週年》這樣的專題，第一期我們從政府和都市計劃區談起，下一期我們將再探討非都市計劃區的問題。

大人，我們還要等多久？

九二一過了一年，重建進度緩如牛步，重建區內處處可見失業的失業、等待的等待，都市裡有都市的問題，農村有農村的問題，這些多如山高的問題，要一件一件的來談，恐怕三天三夜也談不完。地方政府連日來一個接一個的被搜索，縣長與鄉鎮長涉入重建弊案，我們的政府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又是股市大跌，大批的散戶投資客套牢，國家安全基金再度進場，拉抬股市，指數應聲上揚，長紅收盤。經濟發展，儼然已經成了新政府施政的首要主軸，綠色矽島的目標似乎肥不了平民百姓。災後重建在國家施政優先順序中，似乎隨著時間的拉長，越來越後頭了；對於災後重建的想像，新政府至今並沒有提出一個完整進度的施政白皮書，中央、縣市政府、鄉鎮地方的功能、角色未釐清，這恐怕是國家政策與體制的大問題所使然。

中央政府不只是必須在預算的編列上使力，同時必須調整施政的優先順序，政策與法令的配套修訂，了解地方政府的困境，以及人力資源的嚴重不足。以現有的行政院的災後重建委員會為例，任命政務委員為執行長，對各部會並無實際的約制權力，如何賦予九二一重建委員會更大的協調、決策、監督權力，是當前急迫的問題。另作為一個統籌災後重建的單一窗口，現階段重建委員會八大處、二十七科的龐大官僚架構，如何配合實際執行的各部會，都是現行中央政府很大的問題所在。

(接下頁)

我們還要等多久？政府的重建速度與民間的腳步似乎搭配不上。（攝影／黃建龍）



在縣市政府部分，由於是較貼近實際的受災政府，且受災的幅員面積太廣，一些相關局室人員配置的嚴重不足，造成許多重建執行上的落差，必須透過中央政府適度的支援。縣市政府更應該直接的下到第一線，與民間重建團隊互動，發現問題，並依問題的嚴重性確實安排先後次序，作為中央協助重建的重要依據。

而最基層的鄉鎮公所，不論在人力及專業資源的分配上，幾乎都無力處理龐大的重建議題，諸如鄉鎮「重建綱要計劃」的訂定，以鄉鎮公所的狀況與能力，很清楚的是無法處理類似的計劃，最後透過委託成為一本一本花錢卻無用的萬言書。在長期地方派系生態的把持下，鄉鎮公所能發揮最有效的部分，反而僅在救災與安置上。

如此看來，縣市政府似乎在重建過程中必須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三級政府一直到現在，都還未真正釐清彼此的分工，民眾真得搞不清楚什麼是歸誰管，連要陳情都不知道該向誰說。正如政府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出各種優惠貸款，結果透過銀行放貸，肥了建商，幸運貸得到款的自建民衆，必須請營造商虛報重建預算，方便讓銀行殺價放款。重建大軍就業計劃，災民竟然要幾個月才領得到錢……等等的荒謬事件一再上演，新政府卻仍在重複推諉的老戲碼……。各級政府的權責、功能必須被徹底釐清，舊政府的官僚系統、部會的本位主義必須被徹底打破，新政府在救股市的同時，也應該救救重建區以瀕臨絕望的子民吧！



圖 / 蔡琨華

九二一地震一年·系列二

制訂符合時宜的都市計畫 ——凝聚想像，形塑願景



都市計畫（或稱城鎮計畫）的初始，是想解決歐洲工業革命後面對大量聚集城市邊緣的勞工，在居住環境中日益嚴重的衛生與交通問題。後來演變為一種控制都市、管理經營的方法，劃設相關公共設施用地（學校、行政機關、道路與公園綠帶等等）與使用分區（住宅區、商業區與工業區等等），在有計畫的引導與執行下，以確保勞動力「再生產」的基本物質條件。

埔里的都市計畫，開始於日本殖民時期一九一四年的「市區改正」。戰後一九五五年，依據戰前一九四三年的擴大都市計畫規模，重新發佈實施。至今，共辦理了兩次全面通盤檢討，除了擴大街廓範圍、微幅增設與調動若干公共設施用地外，仍維持了原有的主要計畫架構。也就是說，現在埔里市區所遵循的都市計劃，還是日據時期的產物。在房地產飄漲的八〇年代，私人新建了各式販厝與集合住宅大樓，產生了盆地內的城市——鄉村移民現象。計畫區內以每年超過千分之十的人口增加率快速成長，市街週圍原本各自獨立完整的數個聚落，遂連結成一個幾乎占滿整個都市計畫區，且規模超過五萬人口的聚集地。

然而，在國家政策以經濟發展為優先考量的前提下，往往犧牲了都市公共設施的相關投資與建設，地方政府受限於無人無錢的窘況，對於計畫書中載明的「分期分區」開發計畫，無法付諸實施。以埔里為例，公部門大多以無需補償的「市地重劃」手段，取得公共設施用地，這其中又以公園綠地為主，且僅佔總量的百分之二十而已。因此，都市計畫只是徒有「架構」之名，未見具體「成果」之實。面對民間快速的開發，政府並未增闢相關設施，例如，原本應設於機關用地的社區活動中心，只好轉向利用僅有的公有地，於是計畫區內的鄰里公園開始作「多目標使用」，接二連三蓋了許多建築物，矗立起偌大的建築物，並全盤改換成硬質鋪面，如虎山社區活動中心、杷城社區活動中心、枇杷里集會所與同聲里集會所等等。而區域性的大型公共建築，如藝文中心、殘福大樓與圖書館（現為鎮公所



圖為現階段埔里地區的都市計劃的綠地分布

臨時辦公處)等，則以「運動康樂設施」的名義取得建照，攻佔了體育場用地的每個角落。這些權宜變通的營造方式，反映了僅存公設用地無法滿足日益多元的公眾生活所需的空間，而原本鄰里公園與體育場所設定的功能自然無法發揮，更阻礙了計畫引導整體發展的可能性。

九二一地震後初期，一切幾近歸零。百廢待舉之際，對於城鎮的整體規劃與想像，卻是個極佳的起點與企機，尤其在多數公共建築倒塌的狀況下。然而，目前的埔里市街，彷彿是個大型的營造工廠，舉目可見民間大舉投入重建私人住宅，卻未見政府具前瞻性的計畫指引。

「是該面對問題的時候了！」我們急切地希望能面對埔里的實質條件與現況，全面檢討與調整都市計畫的架構與內容，並制訂出具體可行的執行辦法。更重要的是，希望藉由重新制訂都市計畫的過程，引發鎮民參與意願，討論並決議各項公共議題，以凝聚鎮民對於城市的想像與願景。如此，才能將實質建設內容真正地扣連到民眾生活所關心的主題，而成為一個「意義共享」的城市，並靠著公、私部門間的合作，讓想像藍圖與願景能夠在新的世紀逐步實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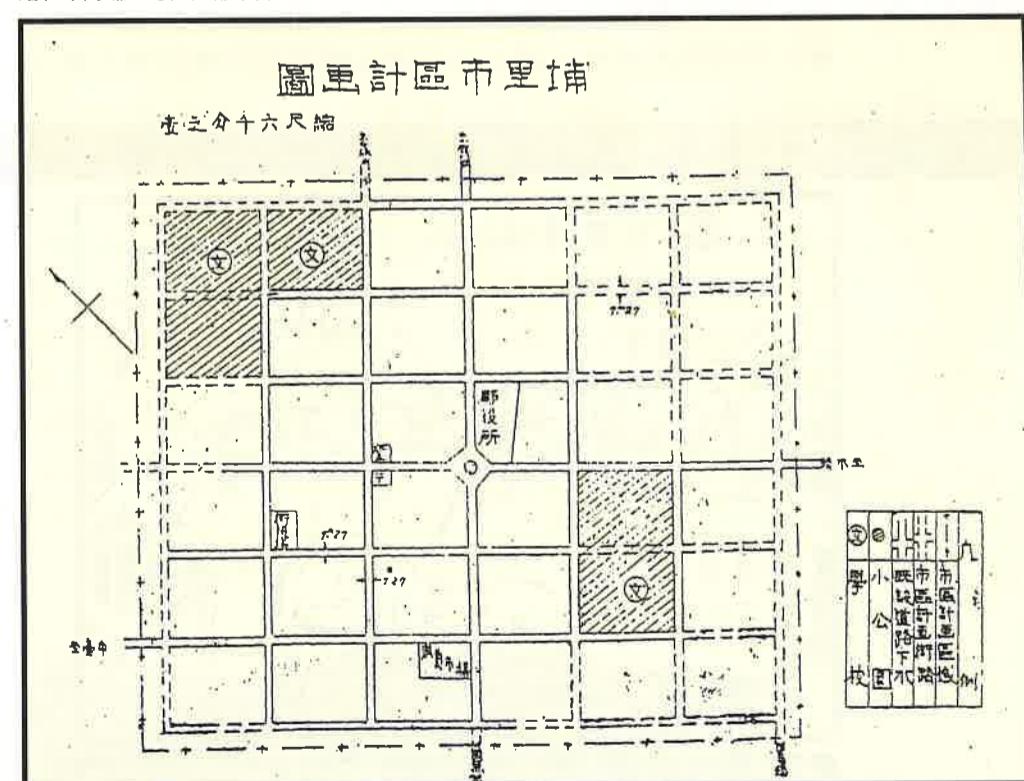


藝文中心就是以運動康樂設施的名義所興建的。(攝影 / 陳惠民)



原本應設於機關用地的社區活動中心，轉向利用計畫區內的鄰里公園作「多目標使用」，接二連三蓋了許多建築物，公園變成活動中心。(攝影 / 陳惠民)

昭和年間埔里地區的都市計劃圖



第三期更正啓示

第三期專題報導埔里國中、小學，基本資料，其中鐘靈國小正確地址：埔里鎮種瓜路 123 之 2 號，教育部核撥經費為 471 萬元。麒麟國小共 6 班，學生人數 86 人。

立即行動——讓教育重建社區化

文 / 黃少甫(人本教育基金會南投工作站)

經過長達一年的努力，埔里地區的受災學校大多已經動工重建，尚未動工的也已經規劃設計完成，相較於仍然充滿未知的社區重建，「新校園」可說已經有了著落。不過，這樣美好的結局卻反倒令人擔心起來——我們有沒有善用「地震給予我們的機會」呢？

理想的教育，絕不是有了新校園就可以達成的，教學工作才是教育的關鍵。在原來的國民教育中，有關課程、進度與評量都有明確規範，一般民眾、甚至學校老師都沒有機會參與改變。近年來，教育部為了落實教育改革，已經研訂了新的「九年一貫課程」，並將在下學年度開始實施。新制課程將教材選用、課程安排等大部分權力都下放給地方，由行政人員、教師、家長與社區代表共同商訂，希望各校都能夠發展出具有地方特色的「學校本位」課程。但是這樣的希望能否落實，還得看教師與家長是否有足夠的熱心與覺醒！

傳統課程之所以變得無趣，教材本身「沒意思」是因素之一，老師的教學方法「不夠彈性」、「不夠深入」也影響很大。這樣說可能會引起許多老師的不平：以前的教學，往往被進度與評量的雙重限制給框住了，所以的確不能全部歸咎於老師。但是面對新的課程制度，能不能順利的進行「主題教學」、能不能實施「合科教學」、能不能藉由「對話式教學」來增進師生互動？對個別老師而言，也是很難達到的高標準。

另一方面，學校是很好的活動場地，也是社區工作的發起點；社區內可能有各式各樣的人才能夠協助教學、促進校園的多元文化；其他活動，如親職教育成長、孩子上下學的安全路徑等等，這許多工作，如果沒有學校與社區雙方面合作，是不能完成的。學校其實是社區居民最大的交集，如今反而獨立於社區之外，這是學校與社區雙方面的損失。

因應新課程，學校原本應該要主動成立「課程發展委員會」，並依規定邀請教師、家長與社區代表參加。反過來說，關心教育的家長與社區工作者，當然也可以主動要求加入。

然而，基於上述的種種需要，老師與家長應該要更積極的為自己的教學專業，以及孩子的受教品質採取行動。

也就是說，不論學校是否已經成立正式的課程委員會，個別老師與家長都需要組成「親師教學團」，結合專長共同發展各班的教學與課程。這樣做一定會比較辛苦，但是，高品質的教育，也不可能未經奮鬥就輕易得到。至於，如何辛苦得有代價，可以參考下列建議：

1. 定期聚會：每個月至少兩次，避免各種忙碌成為藉口。孩子的教育是不能等待的。
2. 議題明確、分工合作：每次聚會之前應該要先有參考資料，並且說明討論的議題，會議由老師或家長召集都可以。有關教學的工作，在會議最後應該要當場分工，並選出負責人協助大家完成工作。
3. 協助而非批評：將焦點放在孩子的教育上，先從「自己可以幫上什麼忙」開始，以免因為過度熱切的批評而導致人事紛爭。況且，有許多困難是要實地去做才能夠體會的。
4. 結合同志：一邊進行，可以一邊將經驗與同校老師和家長分享，並鼓勵他們採取同樣的行動。參加的班級越多，能夠進行的教學活動就越豐富。
5. 尋求資源：有許多民間團體的經驗可以幫助大家進行得更順利，在社區方面可以與在地的社區工作隊結合，在教育專業方面則可以與人本教育基金會連絡。

地震重創了我們的家園與校園，但是也給了一個重新開始、而且做得更好的機會。透過重建的動員，有許多社區正在營造自己的未來；但是，隨著重建的工作在幾年內陸續完成，這些社區運動能否內化成為生活的文化呢？關鍵就在教育！

學校、家長與社區結合，除了可以讓青少年與兒童獲得多元的成人典範，以及比較有文化的成長環境之外，成人們更可以在參與教育的過程中重拾學習的樂趣、形成學習的文化，返回來給予孩子更良好的身教。這樣，便有了一個良性的循環！

「天下沒有容易的事情，卻也沒有做不到的事」。打開門走出來，你就可以跨出第一步！

人本教育基金會南投工作站

位於愛蘭國小後門(埔里鎮梅村一路24號)

聯絡電話：(049)917-950

圖 / 蔡焜華

畫說重建



社區訊息交流站

「屏埔厝」落成，尚有餘額接受申請



位於珠格里內重建第一棟「屏埔厝」的外貌(左圖)及內部配置(右圖)。(攝影 / 黃建龍)



屏東縣長蘇嘉全親自主持竣工典禮並在屋前掛上「屏埔厝」銅牌。(攝影 / 吳蕙蓮)

位於珠格里內，由屏東縣政府協助埔里鎮受災居民重建的第一棟「屏埔厝」於十月中旬竣工入厝，現場由屏東縣縣長蘇嘉全與埔里鎮長張鴻銘親自主持典禮。「屏埔厝」是由十多位經遴選的建築師為埔里地區所設計的房舍，其設計完全依造屋主實際條件，配合地方環境、人文打造的，十分具特色。「屏埔厝」計畫預計興建五百三十戶左右，補助受災戶設計費及二十萬的營造費用，目前尚有餘額，預計受理至十二月底，有需要的受災戶可至鎮公所一樓「埔里災區重建工程協助服務中心」洽詢辦理。

籲請縣府重新檢討「埔里新行政中心」遷建計劃，民間團體召開記者會並展開連署



十一月十二日，由民間團體發起，籲請縣府重新檢討埔里新行政中心遷建計劃連署活動，在鎮內熱烈展開，預計連署活動將持續進行，讓埔里居民瞭解縣府的遷建案的問題。

在九二一震災中，埔里鎮公家機關與民間服務機構的建築物都嚴重毀損，大多數必須重建。為了提供便民的服務，並在災後形塑新氣象以鼓舞民間重建的信心，埔里地方人士主張應尋找一塊適當的基地，統合各機構的重建計畫，形塑出新的行政中心。縣府提出在離現有行政中心三公里遠的籃城里新建一多功能的商業行政中心，不但不便民，且決策過程並沒有民衆參與。

新行政中心的籌建過程，不但是公共空間的實質重建，同時也是鎮民實踐參與公共領域的起點。期待能透過新行政中心的籌建，伴隨埔里人的重建步調，凝聚城市的发展願景。

參與連署網址請洽：www.homeland.org.tw
或電洽：049-422003

地震前、地震後

從埔里望向震央稜脈

文 / 埔社文教工作室 · 黃炫星



近觀灘仔坑的「大走山」慘烈景觀，有如原爆現場。
(攝影 / 黃炫星)

站在埔里盆地北、東二角落的社區街道，或盆地周圍高起的坡地山稜，只要視線無阻的所在，望向西南方的天際，便能發現凸出於白葉山、培亭山、蜈蚣窟、桃米臺地以致於牛相山一線延稜山的集集山脈。那是往昔水沙連內山西境的山嶺，曾經是早期埔裏社廳轄區的邊陲，夾在水沙連古道南北路及其移民支線中。今為大埔里地區的西南邊境地帶，大都是客家籍住民艱辛拓荒的生活領域。

集集稜脈位於烏溪與濁水溪之間，東境為水長流斷層，西境為雙冬斷層；呈現南北走向，以崁斗山(1097m)、九份二山(1174m)、車坪崙山(1266m)、集集大山(1392m)等為主峰，是顯著的向斜山稜。

這一線稜脈的山坡地，經歷當地農民幾代的拓墾，伐木改植梅柑果樹或培植茶園。近年來，又遍植檳榔或闢為養鹿場，地表雖改觀但仍維持綠色。故從埔里遠觀，在昔日祇覺和緩翠綠的一片青山，引起特別在意的專注眼光。

自從去年九二一大地震，在一場石破天驚的集集山脈大震爆，造成山壁崩裂的斑斑傷痕。那驟變的地貌容顏，才引起陣陣怵目驚心的深感受，人們猛然醒悟：「大地的景觀容貌，怎麼脫胎換骨了？」於是在埔里開門遠眺的山景，瞬間由青翠層巒變成光禿赤紅的崩壁。

天地間的自然災禍終又降臨人間。潛藏於臺灣中部的大茅埔雙冬斷層，承受不了來自歐亞板塊、菲律賓板塊的推動擠壓，終於爆發了這次芮氏7.3級的九二一劇震，使得在埔里盆地望得見的集集大山山頂，那白色建築的電視轉播站，整座擺平而消失於眼線外；車坪崙山也改頭換面，突顯成光禿泛紅的形象。說時遲那時快，雙冬斷層的震爆，在當天凌晨一點四十七分十二秒六之後，緊接著抬升鄰近的車籠埔斷層，一條北起卓蘭，南迄竹山的八十公里斷層瞬間隆起，釀成這一場世紀末的空前浩劫。

海拔九百多公尺，位於集集山脈南稜的大岸山，俗稱灘仔坑山，居於崁斗山與九份二山之間，屹立韭菜湖正對面。就在這面廣達180公頃的順向坡，發生了大走山，頃刻營造了原爆的慘烈景象。平均30公尺厚、74公頃廣的三千萬立方公尺的土石岩片，一下子滑落了二公里深。那片剝離傾斜24度的大岩盤，在埔里的部分街頭或高樓，如泳橋、啓茂、鎮寶、普天等大樓，可輕易瞧個清楚。而中正橋、眉溪堤岸等處，是方便抵達的展望點，也能清晰分辨。

每在想起坪仔角、灘仔坑的震爆坡，曾經奪走了41條珍貴的人命與無數的生靈之後，就會陷入一陣沉痛的哀思裏。深盼在一番自省自勉的工夫當中，從感恩奮起出發，邁入震後第二個重建的年頭，讓大家攜手踏上同舟一命投注復建的坦途。



地震前在培亭山(中下)上的是車坪崙山，左為集集大山，右為九份二山，地震前為青色山脈。
(攝影 / 黃炫星)



遠看走山：在培亭山上的車坪崙山，地震後已改頭換面。
(攝影 / 黃炫星)

活動訊息

國際佛光會埔里佛光園

◎消災祈福法會

每週四晚上 7：30～9：00

共修唸佛拜願以及法師智慧法語、學佛行儀，和梵 嘴項教學，歡迎參加同沾法喜！

◎義診

11/12 及 11/26 星期日早上 9 點至下午 3 點，由佛光山雲水醫療隊中醫師、推拿師定期免費服務。

◎心靈講座

11/18 星期六晚上 7：30～9：00

由孫娟娟主講「把握人生的方向」，內容精彩請勿錯過！

◎才藝教室

上課時間在每星期三晚上 7：00

插花基礎班招生中，免學費但花材費自付。

洽詢電話：049-420471

地址：埔里鎮中山路三段 224 號（國泰大樓 1 樓）

蜈蚣社區發展協會

11/18 晚上 8：00～9：30 台光園藝農民教室

專題演講「青少年正面管教與輔導」。

埔里眉溪四庄工作站

◎國中英數理化課輔班 -- 免費服務

授課時間：每週三 19：00～21：00(英文)

每週四 19：00～21：00(數學)

每週五 19：00～21：00(理化)

授課對象：國中生，每班 15~20 人。

授課地點：眉溪四庄重建工作站 四庄文化館

埔里鎮牛眠里守城路 15 號

電話：(049)982140 傳真：(049)4204448

◎牛尾教室成人電腦班烤肉聯誼活動

十一月十八日（星期六）晚上七時至十時

地點：眉溪四庄重建工作站 牛尾重建教室

主辦單位：埔里眉溪四庄重建工作站 牛尾重建教室

協辦單位：牛尾庄成人電腦班

哪裡可以拿到社區報？

埔里鎮公所、埔里衛生所、埔里稅捐稽徵所、埔里鎮立圖書館、埔里基督教醫院、埔里家庭支援中心（一）、各組合屋社區、暨南大學福利社、眉溪四庄工作站、真善美潛能中心、婆婆媽媽之家、灑水工作站、蜈蚣社區發展協會、法鼓山埔里安心站、埔里重建關懷站、人本南投工作站、新事社會服務中心、耕藝藝術協會、慈慧家文中心、謝緯紀念青年營地、巴宰甲哈撫族群工作站烏牛欄工作室、牛耳藝術公園、金鶯山藝文天地、文心幼稚園、福碌貝爾幼稚園、貝林蒙特梭利、聖恩幼兒園、陳美美文理補習班、向日葵安親、何田田沖洗店、亞貞服飾、香火服飾、超藝沖洗、利興鐘錶行、地中海游泳池、耶穌未世聖徒教會、大湏基督長老教會、廣興紙寮、台一苗圃、基立屋、食物戀餐飲、鎮寶大飯店、施治養中醫診所、川田耳鼻喉科、菩提長青村、修群代書事務、胡偉傑代書事務所、弱智群地政法律聯合事務所、震旦行通訊

（歡迎主動提供發送管道協助發行）

住在埔里的一百個理由（讀者來稿）

我就是這樣，愛上了埔里

文 / 慕鷹

聞慣了埔里的空氣，哪還能吸慣那瀰漫廢氣的空氣；聽慣了埔里的老鷹劃破天際的長嘯，哪還能聽慣那都市裡喇叭震天價響的聲音；飲慣了埔里的甘泉，哪還能喝慣那充滿消毒水味的自來水；吹慣了埔里的涼風，哪還能適應那如烤爐般的城市熱風；您看，埔里是如此的美好啊！

走在鄉間的小路上，眼所觸及的，是孩童們在田野間蹦躄跳跳，彼此嬉鬧不已；耳所聞及的，是媽媽正哄著吵鬧不休的小寶貝。鄰居們和善相處，今天張三給李四家一籃木瓜，明日李四給張三家一把甘蔗，物資都是這樣的相互流通；而人的溫情，也藉由此相互竄流，將更加的緊緊的聯繫在一起。

在這裡，所見的，無非皆是少了一分衝突，多了一分和諧、融洽；所聞的，是少了一句冷語，多了一句關懷、體貼；人與人之間，少了一份猜忌，多了一分信任、信賴；而人心，更是少了不安，多了一分安定。此處，保有

稅務專欄

財政部臺灣省中區國稅局埔里稽徵所 提供

九二一大地震即將屆滿一年。為體恤災民，財政部臺灣省中區國稅局當時因應緊急災變，除對原訂限繳期間自八十八年九月十六日起至九月二十五日止各項國稅稅捐及罰緩，展延至八十九年四月十日止之外，更公告轄內災區納稅人各項國稅（所得稅、贈與稅、遺產稅、貨物稅、證券交易稅、期貨交易稅、菸酒稅），如有符合稅法規定，不能於法定期限內繳稅款者，均可在納稅期限內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所轄分局、稽徵所申請分期或延期繳納。納稅義務人在接獲各年度稅額或罰鍰款書，其核課期間可區分為：納稅人已依規定期間內申報繳納者其核定期間為五年，未於規定期間內申報或故意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分法逃漏者其核課期間為七年，在核課期間內經另發現有課稅資料，仍應依法補徵。

在課徵實務上，所得稅部分每年均有後到資料需課徵——如最近開徵八十七年度所得稅。另外，歷年來欠稅資料均郵寄多次而無法送達者，每年均會在清查戶籍後，再投遞一次，請相關納稅義務人瞭解，並依期限繳納。



圖 / 蔡琨華

了人類最純樸善良的原始心性。您說，埔里有什麼不好呢？

晨朝的露水迎身，夜晚的涼風襲來，更能感受到這一片土地所展現出的柔情，一切是那麼地舒適、自然，而所呈現出的更是最原始的風貌，完美如璞玉，天真如赤子。然而，種種體會感受，也是待由大家共同來尋味；共同為埔里做認證，肯定它的好。

而我，就是這樣，愛上了埔里。

徵稿

九二一之後，我們開始對環境感到疑惑，希望大家開始共同來想想住在埔里的一百個理由，我們為什麼住在這裡？歡迎寫下你的感想，約五百至八百字，附上一張您在埔里拍下的個人或全家照片，來稿請寄「南投縣埔里鎮中正路 211-6 號」希望埔里社區報收，或傳真 049-422018，E-mail：land0921@ms41.hinet.net，來函請註明聯絡方式及真實姓名，以便附上稿費。